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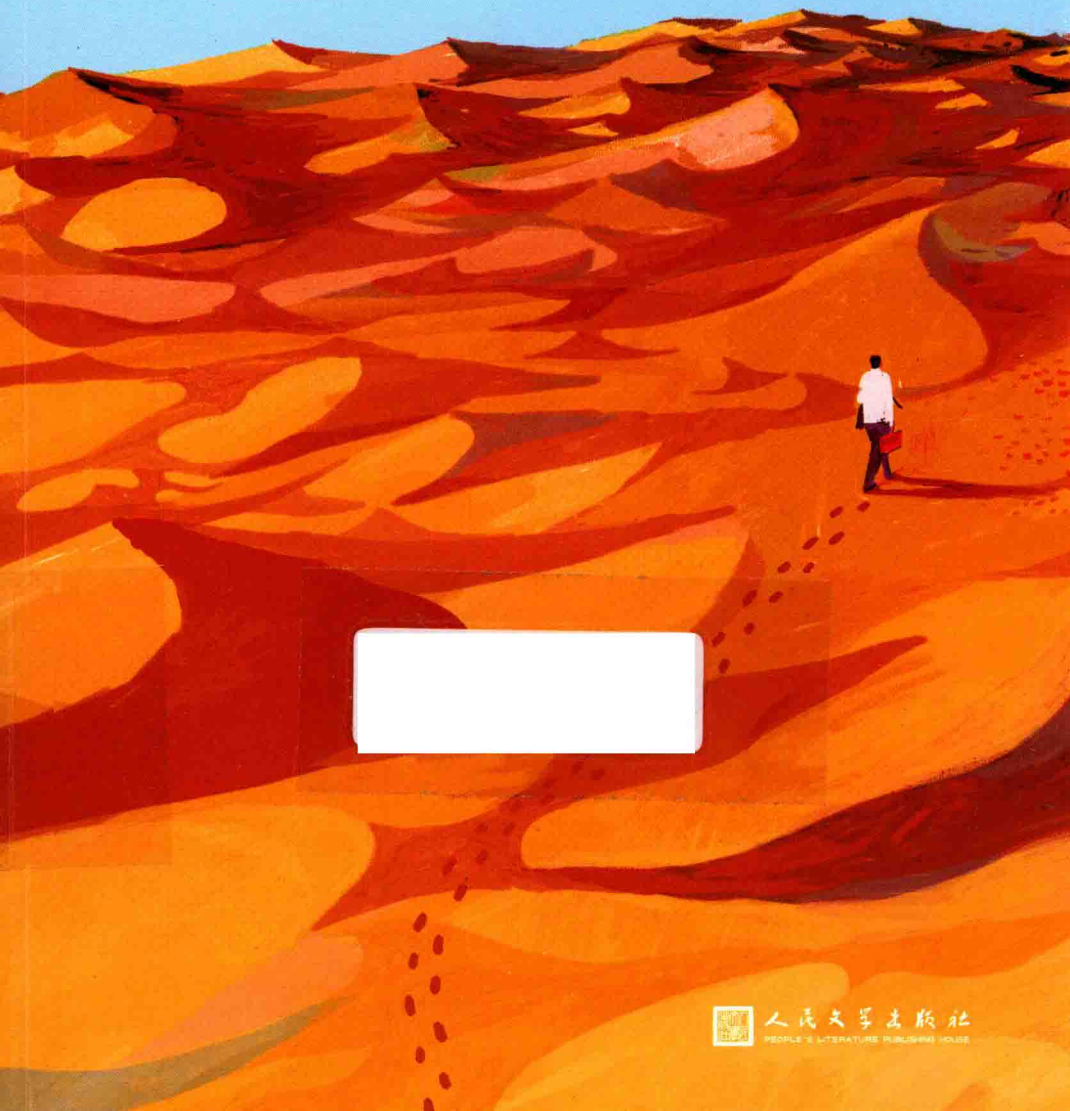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Dave Eggers

国王的全息图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刁俊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Dave Eggers

国王的全息图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刁俊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1661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Copyright © 2012, Dave Egger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王的全息图/(美)艾格斯著;刁俊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戴夫·艾格斯作品)

ISBN 978-7-02-011464-1

I. ①国… II. ①艾… ②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819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彭 伦 潘丽萍

封面绘图:yangmwahaha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64-1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艾伦·克莱一觉醒来，飞机已经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日子是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号。他在飞机上度过了两天。

在内罗毕时，他偶遇了一个女人。等航班时，这女人就坐在他旁边。她身材高挑，曲线优美，耳朵上戴着一对细小的金耳环。她面色红润，说话轻声细语。如果拿这个女人同他日常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许多人相比的话，艾伦更加喜欢她。她说她生活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距离他位于波士顿市郊的家不太远。

他要是勇气的话，总会想出办法同她多待一会儿的。然而，他没有，他登上飞往利雅得的航班，然后转机到吉达。一个男人在机场接机，然后开车把他送到希尔顿酒店。

艾伦走进他在希尔顿的房间，咔嚓一声把门关上了，凌晨一点十二分。稍微收拾一下，他迅速躺倒在床上。他需要睡眠。他七点就要出发，往北赶一个小时的路，以便在八点钟到达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安装一个全息电话会议系统，并等待时机展示给阿卜杜拉国王本人。如果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阿卜杜拉就很可能把整个经济城信息技术方面的合同全交给瑞莱恩特公司，那样的话，艾伦的提成会达到五十万左右，有了这笔钱，所有困扰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所以他需要休息好，让自己感到精力充沛，感到准备充分。可是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四个小时，还是难以成眠。

他想到了女儿姬特，她是个大学生，上的大学非常好，也非常贵。女儿秋季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他之所以没钱支付女儿的学费，是因为他之前的人生中所做的一系列愚蠢决策。他计划不周。当需要勇气的时候，他又总是怯懦。

他的那些决定总是目光短浅。

他同伴们的那些决定也总是目光短浅。

所有的这些决策都是愚蠢的权宜之计。

但是，当初做决策时，他并不知道它们是目光短浅的、愚蠢的权宜之计。他和同伴们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那些决策会使他们、使艾伦沦落到这般田地——差不多身无分文、几乎无业可就，成为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唯一的员工，而办公室就是自己的家。

他同姬特的母亲露比离婚了。如今，他们分开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当初在一起的时间。露比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她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对姬特的花销不闻不问、一毛不拔。“大学是你的事。”她对他如是说。“做男人本该如此。”她说。

这个秋天，姬特将会无法上学了。艾伦已把房子挂牌出售了，但是还没找到买家。除此，他别无选择。他欠太多人钱了，其中有欠一对自行车设计师的一万八千元，他请他们给他制造了一个新式自行车的原型，原本准备在波士顿地区投入生产的。为此，他被当做傻瓜。他欠吉姆·王的钱，吉姆借给他四万五千元用以支付生产

资料以及仓库的首期也是末期的租金。他还欠六七个朋友和“未遂的”生意伙伴大约六万五千元。

一句话，他破产了。当他意识到无法支付姬特的学费时，寻求其他的资助已为时太晚。转学的时机也早过了。

像姬特这样健康的女孩子一个学期没学上，是不是一个悲剧？不，这不是个悲剧。姬特这样聪明能干的女孩子错过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对漫长的、饱经风霜的世界历史而言，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她会安然无恙的。这一点也不是悲剧。绝不是悲剧。

他们说发生在查理·弗仑身上的事是悲剧。查理·弗仑在艾伦家附近的湖里冻死了。那座湖就在艾伦家的隔壁。

在吉达的希尔顿酒店房间里，艾伦睡不着，脑子里想着查理·弗仑。那天，艾伦是亲眼看见查理踏入那座湖的。当时，艾伦正开着车，准备前往采石场。像查理·弗仑这样的人会在九月份的时节踏入这座泛着波光、幽暗的湖泊，这一点看起来不太正常，但也没有太离谱。

查理·弗仑一直给艾伦寄一些书页。他这样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查理是在上了些年纪以后才发现了超验主义，并有了一种亲切感。他发现布鲁克农场^①离他和艾伦的家不远，认为这冥冥中自有深意。他追溯了一下自己的家谱，希望自己的某个祖先能和超验主义者们在生活中有所交集，可是这方面的寻找一无所获。不过，他仍然寄给艾伦一些书页，并把一些段落用有色笔标出。

① 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位于波士顿郊区，是由一群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实验性的乌托邦社区，成员共同劳动，共享成果与报酬。

这些作品来自一个才思卓越的大脑，艾伦想。他告诉过查理，别再寄那些狗屁不如的东西了。但是查理只是咧着嘴笑，继续我行我素。

所以，当初的那个星期六中午，当艾伦看见查理踏入水中时，他视其为查理对土地新激情的一种逻辑延伸。他经过查理身边的时候，湖水仅仅没过他的脚踝。

二

当艾伦在吉达的希尔顿酒店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迟到了。已经八点十五分了。五点以后，他才睡着。

按计划他八点就该到达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路上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等洗好澡、穿戴整齐，叫上一辆车，怎么也得十点才能到。公务在身，第一天就迟到两个小时。他真是愚蠢。一年更比一年蠢。

他试着打凯利的手机。打通了，电话里传来她低沉悦耳的声音。也许下辈子，命运之轮重新旋转，他年龄会小一些，而她年龄会大一些，而且他们都足够蠢，想尝试一下，那么他和凯利一定会惊世骇俗的。

“你好，艾伦！我们这里很美。噯，也许不那么美。可是你却没来。”

他说明了原因，实话实说。他无法鼓起勇气撒谎，那需要创造力。

“好吧，别担心，”她笑了一下说，她甜美的声音暗示着她的人生可能有着持久的性愉悦，并且赞扬着这种美妙人生的存在，“我们刚开始安装。不过你得自己找车。你们有谁知道艾伦怎样找车来这儿？”

她似乎在大声地问团队里的其他人。听起来那里像一个大洞穴。他脑海里浮现一个画面：一个黑暗的洞里，三个年轻人手握着蜡烛，

等待着他和他的提灯。

“他租不到车。”她对他们说。

接着对他说：“你能租到车吗，艾伦？”

“我会想办法的。”他说。

他给酒店大堂打电话。

“喂，你好，我是艾伦·克莱。你叫什么名字？”

他喜欢问别人的名字。这个习惯还是当他在福勒牙刷公司工作时，乔·崔福尔给培养成的。问别人的名字，反复叫他们的名字。你记住别人的名字，他们就记住了你。

接待员说他的名字是爱德华。

“爱德华？”

“是的，先生。我的名字是爱德华。有什么为您效劳的？”

“你从哪里来，爱德华？”

“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先生。”

“啊，雅加达。”艾伦说。然后他意识到对于雅加达他没什么可说的，他对雅加达一无所知。

“爱德华，我想通过酒店租一辆车，你看怎样？”

“您有国际驾照吗？”

“没有。”

“那么就算了。依我看，您还是不租的好。”

艾伦打电话给服务台职员。他说明他需要一名司机开车送他去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

“这需要几分钟才行。”服务台职员说。听他的口音不是沙特阿拉伯人。显然，在这家沙特阿拉伯酒店工作的人都不是沙特阿拉伯人。艾伦先这样假设。来之前，有人告诉他，不管什么地方的工作都很少由沙特阿拉伯人来从事。在所有的领域，他们的劳力都是输入的。“我们一定会找个合适的人开车送您。”服务台职员说。

“你就叫一辆出租车，难道不行？”

“真的不行，先生。”

艾伦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可是麻烦都是自己造成的。他道声谢，挂了电话。他知道在吉达或者利雅得出租车不是想叫就可叫到的——那些旅行指南书都这么说，它们在对外国游客细述沙特阿拉伯王国种种危险之处时，都极尽渲染之能事。美国国务院把沙特列为最高等级的警戒。绑架并非不可能，艾伦也许会被卖给基地组织，被赎回，再穿过重重边界线被运送。但是艾伦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身处危险的感觉，因为工作任务，九十年代去过华瑞兹，八十年代去过危地马拉。

电话响了。

“我们为您找到了一名司机。您想他什么时候到？”

“越快越好。”

“他十二分钟后会到。”

艾伦冲了个凉，刮了一下布满斑点的脖子。他穿上汗衫、白色的有领衬衫、卡其裤、平底鞋、棕褐色的袜子。着装要像一个美国商人，曾有人这样告诉他。在一些警世故事里，过分热情的西方人穿上长袍、戴上头饰。他们想要融入这个社会，做出了努力。只是

这种努力吃力不讨好。

固定衬衫领子的时候，艾伦摸到了脖子上的肿块。一个月前，他第一次发现这个肿块，高尔夫球大小，从脊椎上凸出，感觉像是软骨。有些日子里，他认为它是自己脊椎的一部分，因为要不然还能是什么？

它可能是肿瘤。

在他的脊椎上有一个那样的肿块——它一定是扩散的、致命的。近来，他总是思路紊乱、步履蹒跚，事实清楚而恐怖，那就是他脊椎那里长东西了，正在慢慢啃噬着他，消耗着他的精力，使他逐渐失去灵敏和毅力。

他本打算找人看一下的，但后来还是作罢了。医生是没有办法给那样的肿块动手术的。艾伦也不想放疗，不想变成秃顶。不能那样，那不过是个诡计：偶尔碰一碰它，跟踪并发症，然后再多碰碰它，最后什么也不做。

十二分钟不到，艾伦准备好了。

他打电话给凯利。

“我马上从酒店出发。”

“好的，你到的时候我们会一切就绪的。”

团队没有他也能到那儿，没有他也能安装设备。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在那儿呢？一些貌似正确的理由还是使他来了。第一个理由是，他比团队里其他人都年长，那几个还都是孩子，真的如此，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第二个理由是，艾伦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经结

识了阿卜杜拉国王的侄子，当时他们共同参与了对塑料工业的风投。所以瑞莱恩特公司在纽约的副总裁埃里克·伊格万感觉这层关系很不错，也许能引起国王对他们多一份关注。他们的感觉很可能不对，但是艾伦还是选择不去改变他们的看法。

艾伦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他需要这份工作。伊格万给他打电话之前十八个月左右的时光，他自惭卑下。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填写纳税申报表时，应税收入为两万两千三百五十美元，情何以堪。他已经做了七年的家政咨询服务，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少。大家都不花钱。五年前的生意还是不错的。老朋友们纷纷扔给他业务，他们用得着他。他介绍自己认识的供货商给他们、拉点优惠、达成协议，轻装上阵。他曾经感到自己的价值。

如今，他五十四岁了，在美国这个大公司眼中，他的吸引力如同一架泥巴做的飞机。他找不到业务，没有客户和他签约。他从施文转到赫菲，再转到前沿制造合伙人公司，再到艾伦·克莱咨询室，到最后他只能坐在家里面看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七年红袜队赢得系列赛的DVD。在那场对阵洋基队的比赛中，红袜队连续击出四个本垒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些四分三十秒的录像他已经看了不下百遍。每一次看，都给他带来一种类似喜悦的感觉。一种正义感，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消失的胜利。

艾伦给服务台职员打电话。

“车到了吗？”

“抱歉，他迟到了。”

“您是来自雅加达的那位吗？”

“是的。”

“爱德华。”

“是我。”

“再次问你好，爱德华。车子要迟到多久？”

“还要二十分钟。我给您送一点吃的上去好吗？”

艾伦走到窗边向外看去。红海风平浪静，从这样的高度看上去并不十分显著。一条六车道的公路沿着海边延伸。三个穿白衣服的人在突堤码头上钓鱼。

艾伦看看隔壁房间的阳台。他从玻璃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刮好脸、着好装，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眉毛下方有一片黯黑，双眼深陷进去，别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在上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一个以前是橄榄球运动员的男人（艾伦一直鄙视他）对艾伦说：“艾伦·克莱，你的眼神好空渺。发生什么事了？”

海上吹来一阵风。远处，一艘集装箱船向海的另一面驶去。海面上随处可见其他的船只，小得像玩具一样。

在从波士顿到伦敦的航班上，一个男人坐在他旁边，一边喝着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一边自言自语。

“好过一段时间，是吧？”他说，“多长时间？三十年左右？也许是二十年，又或是二十二年？但好日子结束了，毫无疑问地结束了，在当下这样一个旅游业和店务管理业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准备好加入西欧。”难道这不就是飞机上那个男人所说的要旨？大概如此吧。

他不停地说，酒也不停地要。

“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室内猫的国度，”他说，“一个怀疑者、担忧者、杞人忧天者的国度。感谢上帝，这些人和当初建国的那些美国人不是一类。他们属于不同的种群！他们乘坐木轮子的马车穿过国家！人们一路走过，一路有人断气，而他们几乎不会停下来。那时，死去的人被埋起来，活着的人继续赶路。”

那男人喝醉了，也许还有点精神失常，他和艾伦一样出生在制造业的大背景下，后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迷失在和物品制造相行渐远的世界里。他把自己浸泡在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里，已经彻底喝醉了。他要去法国，然后在尼斯附近远离尘嚣，那里有他父亲二战后所建的一座小房子。就是这样了。

艾伦顺着那男人的意思，他们就中国、韩国、越南的制衣业、海地服装业的兴衰、海德拉巴^①一间好房子的价格等话题比较了各自的看法。艾伦在自行车上花费了数十年的时光，然后又或短或长地从事过十几份其他的工作，像咨询服务、帮助公司通过铁面无情的高效率来提高竞争力、机器人产业、节约型制造业等诸如此类的工作。然而，年复一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从事的工作却越来越少。人们已经不在美国本土从事制造业了。当成本是亚洲的五到十倍，不管是他，还是任何人，凭什么支持美国制造业？当亚洲的工资上涨到难以维持的水平——比如说，每小时五美元——还有非洲。中国人已经开始在尼日利亚制造运动鞋了。杰克·韦尔奇说制造业应该放在一只永恒的驳船上环绕地球，尽可能地寻找最便宜的生产条件，看起来这个世界拿他的话当回事了。飞机上的那个男人悲痛地大声抗议：东西的生产地很重要！

但是艾伦不想绝望，不想被邻座的人拖进他的不适中去。艾伦

^① 海德拉巴，印度第六大城市，安得拉邦的首府，位于印度中部，以其富饶而著称。

是个乐观主义者，不是吗？他说他是。“不适。”那男人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这个词。真正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是黑色幽默。“那些玩笑话！”那男人痛苦地喊道，“我过去经常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听到这些笑话。还有俄罗斯！人们抱怨他们没有希望的政府，抱怨他们国家基础性的、不可逆转性的机能障碍。还有意大利！变质、衰退的预期。到处都是不适，现在我们也是一样。那邪恶的讥讽。它就是杀手，我向上帝起誓。那就是你倒下的征兆，并且再也爬不起来了！”

艾伦已经听他说过了，不想再听了。他戴上耳机，在接下来的航程中看了几部电影。

艾伦离开阳台，又回到房间的幽暗和凉爽里。

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他想知道此时此刻谁会在他的家里。谁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摸摸东西，然后离开。

他的房子在待售中，已经有四个月了。因为那座有人冻死在里面的湖吗？

露比打电话来唯一所谈的就是那房子。房子卖掉了吗？她需要卖房子的钱，并且认为艾伦会把房子卖掉，然后设法对销售情况保密。“房子一旦卖掉，你自然会知道。”他对她说，“不是还有网络吗？”他说。当她开始大喊大叫，他便挂断了电话。

有个女人把艾伦的房子归置了一下。有些人会这样做。他们走进你的房子，把它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一点，而你从来就做不到。你那因为你的邋遢而变得黑乎乎的房子，会由于他们的归置而明亮起来。

于是，在房子卖掉以前，你生活在你房子的另一个版本里，一个更好的版本。那里有着更多的黄色调。有花朵，有用回收木材制成的几张桌子。你自己的东西则被存放了起来。

她的名字叫蕾妮，一头细软的头发向上拢起，就像棉花糖一样。“先清理杂物吧。”她说。她面对着他二十年来积攒的全部家什，手臂一挥，说：“这些东西百分之九十要装箱搬走。”

他开始装箱。搬走，再搬走。他把家具留了下来。但她返回时说：“现在我们把家具换了吧。你想买还是租呢？”

他搬走他的家具。起居室里的两条长沙发，他都送人了。一条送给姬特的一个朋友，一条送给帮他修剪过草坪的楚瑜。蕾妮租来了一些艺术品，她称它们为朦胧抽象艺术。每个房间都挂一些，画布上的色彩宜人，只是形状模糊，让人不明就里。

那是四个月以前的事了。那以前他一直住在房子里，当房地产经纪人带人上门时，他就搬出去。有时候他留在房间里。有时候他把自己锁在家里的办公室里，听看房者们在他们家里走来走去，对房子品头论足。“天花板太低，”他们会说，“卧室都很小。这些是原木地板吗？有股发霉的气味。住在这里的人是不是上了年纪？”

有时，他观察这些可能的买房者们进进出出。他像个傻瓜一样从他办公室的窗子后窥视着。有一对夫妇待的时间太长了，艾伦不得不尿在一只咖啡杯里。有一个看房客，穿着皮大衣，职业女性，当她离开房子走到私人车道上的时候，她透过窗子看到了他。她转身对房地产经纪人说：“我想我刚看见了一个鬼。”

艾伦注视着海浪轻拍着海岸。有谁知道沙特阿拉伯竟然有这样广阔而原始的海岸？艾伦以前就不知道。他看着楼下的几十棵棕榈树，有些种在他住的酒店庭院里，有些在隔壁酒店的庭院里，红海就在远处。他考虑留在这里。他可以隐姓埋名。他可以逃掉一切债务。设法给姬特寄钱，把自己在美国生活中种种难以承受的恶习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五十四年这样的生活。难道还不够吗？

可是，不能这样。他的抱负不止于此。有些日子里，他的抱负不止于此。有些日子里，他胸怀世界。有些日子里，他目视千里。有些日子里，他翻越平庸的山麓丘陵，觉得他的人生和未来的风景理应如此：可以规划、可以践行、可以实现。所以他想做的事以前都做过。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做呢？他可以的。要是他可以做事不半途而废。要是他可以拟定一份计划然后加以实施。他都可以！他得相信自己可以。他当然相信。

阿卜杜拉的这笔生意看起来板上钉钉。瑞莱恩特公司的规模其他人竞争不过，何况他们还有超厉害的全息图。艾伦再出把力，万无一失，拿到自己的分红，还清波士顿所有人的欠款，然后东山再起。开一家小工厂，起步时每年生产一千辆自行车，再慢慢增加产量。用零花钱就把姬特的学费付了。打发掉房地产经纪人，买下房间里的东西，阔步走向世界，大人物一个，钱多得可以骂人，去你妈的，也去你妈的，还有你妈的。

有人敲门。早饭送来了。不到五分钟，土豆煎饼就送到了房间。这不太可能，除非他吃的食物原先是为别人准备的。他意识到的确是这样。他并不在意。他叫服务生把早餐摆在阳台的一张桌子上，然后在离地面十层楼高的阳台上坐下，在风中眯着眼睛，动作夸张